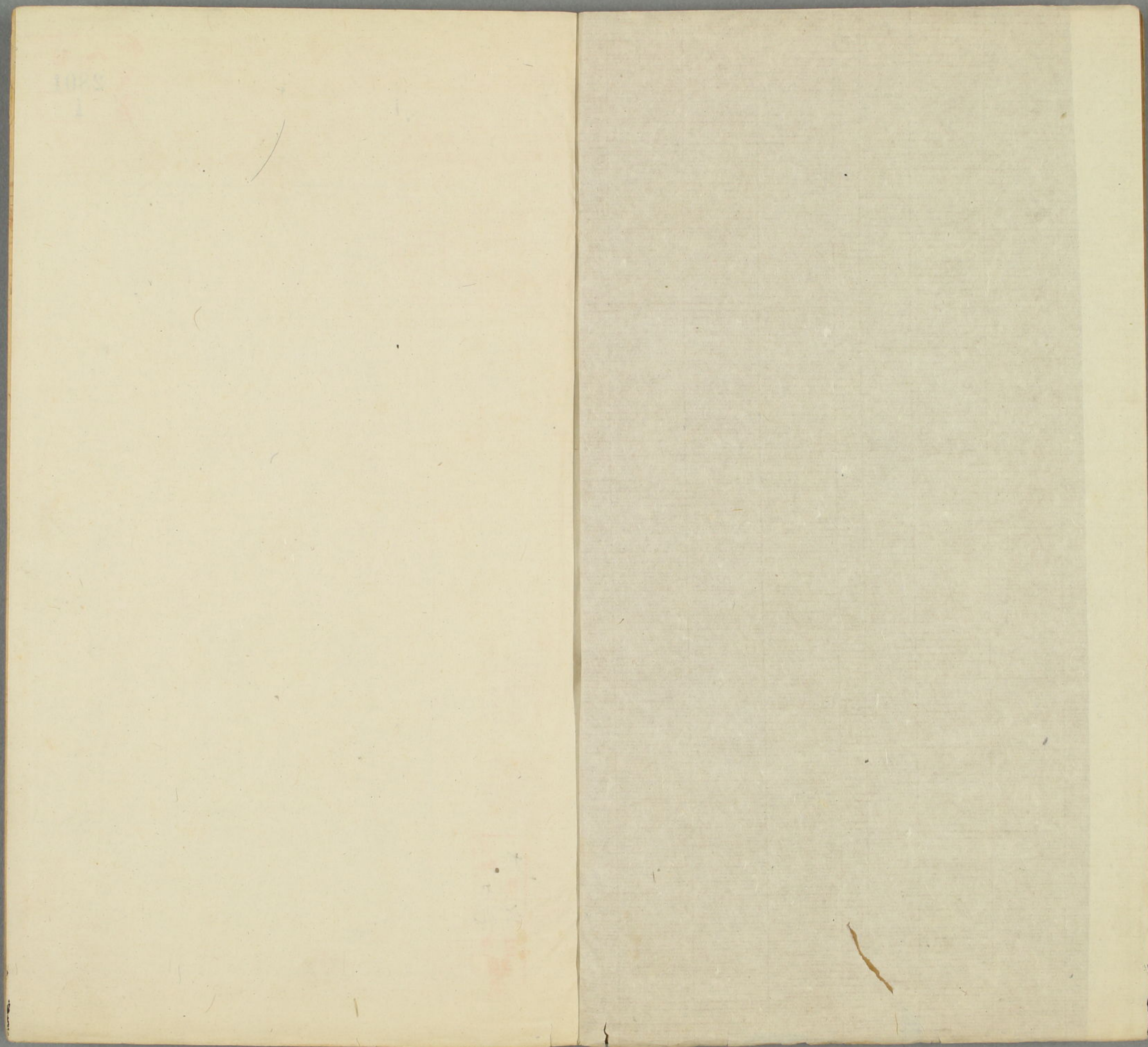


^ 16
2801
1





18
2801
1



奉



聖旨范景文等給謚

賜祭依議行王承

恩殉君可嘉難拘

四十九年
十月六日
庚未

常例雖已立碑旌
表賜地供祭還與
他謚范景文等仍
于原籍照例賜地

春秋致祭

順治十年

范文忠公文集序

天地之間有至文為日星為
河嶽人世之間有至文為
孝子為忠臣故至文以無文

為千古不可憾後之人斯
有千古不可憾沒之文明季
甲申之變物難者十九人
忠公居其首余常驅車至

吳川德若人士為我道忠
公死節之事甚詳慨然
想見其人而思讀其文今
子君穎恐其先人之澤溷

沒不傳遂取其所著奏議
傳記詩歌凡數十篇編輯成
帙而屬余序幸得讀其文矣
又復想見其人朝夕諷咏之

下恍然与公相晤對也夫古今
以秉凡著書之士號為名家
往往爭一字之長矜連篇之勝
竭其心力成一家言文非不工也

其人苟不足取讀之者掩卷
多至若忠臣節士載之史冊
者行之以稱言足以訓即片語
隻字皆令人什襲珍之沒

其文章乎必其根乎性與
其其氣其發之文詞也忠厚
惻惻之志溫柔和平雅之言澆
漓古之味出乎自然而不自知

其所以然雖為家之士有莫
能勉而至焉夫非有其人
斯有其文耶波謂房杜無
文章者不暇與不能者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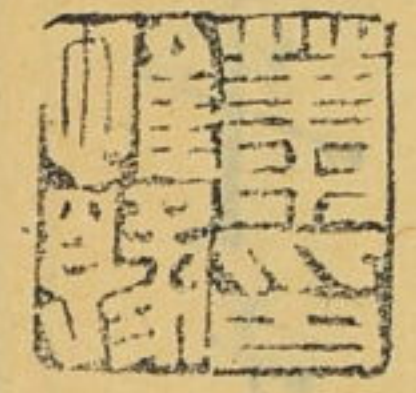
論欲以生平大節半筆載
之不見道之其文章半之其由
於其人使學士之文者先
以之人云爾

康熙十有三年及五月

賜進士第翰林院侍讀

予告歸養德水後以華肅惟豫

謹序



吳橋范文忠公任宰相
未幾指生殉國純忠大
節如麗天之日月光芒
激射亘萬古而常一新
而公生平立朝與夫著於

心而宣於言者世或未
盡知也余忝列棘苑與
脩明史頗悉公生平今
歲校士通州公之長孫
昌平訓導繩祖以所刻
公文集十二卷請余序
余先君子嘗及公也門
而余今得掛名公集中
為幸實大其何敢辭
當明懷宗時十一年之間

先後作相者凡五十人賢
不肖雜採卒至顛覆復
不赦比及相公太原已陷
甫逾月遂更桑海竟
以身殉公寸晷過人曉
暢兵法撫中州時提一
旅衛京師遂令治軍
昌平護陵寢其後又
令掌南樞中間以居憂
罷官未竟殿用向使久

任公以軍事或早命公
為相抱負經濟坦行而
恢展庶幾可措大厦之
傾乎用公之一寸不竟而
公遂以公即顯然天下知
其慷慨於禍難之秋而
不知其堅確於平居之日
蓋正色立朝危言危行
觸逆權勢百折不回素所
樹立者然也方公任銓曹

魏璫焰火熾欲以年例逐
黃忠端李忠毅周忠毅
革公挺身与抗拂衣徑
歸後為南大司馬疏持
武陵奪情且力救黃司
石齋等得罪削籍此二
事皆公大以中卓然不朽
者矣鉤黨之禍至熹宗
而極膺滂斃於北寺洛
蜀鑄於端禮公已作席

鬚之編而幸為鴻網之脫
其禁辱生死一毫髮間
耳至於身掌戎機指顧
爰卒迺抗時宰方張之
氣干毅主不測之威挽
清議於莫伸砥橫流於已
潰批鱗激怒斥逐無侮
其骨鯁何如哉劉瑾之擅
權也秦人之中惟一彭澤
孑然遠之江陵之固位也

大僚之中惟一張岳毅然
爭之二人皆聲高當時名
震後世況以兼而有之且
以純忠大節與日月爭

光耶公始登第偕定興

唐忠公即公長洲周忠介公
萍礪為歲寒交究其末
路大略相等可謂白首同
所歸者矣詩古文固非
予所重要自翰所負古勁

不趨世好奏疏則子之德
濟與氣以存焉嗚呼文
以人重人不能以文重也
讀子之文而想見子生平
立朝殉國之本末忠義
激烈之心其必油然而生
也夫 昔

康熙四十年歲次辛巳

重九前三日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左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脩撰門下晚生武進楊
大鶴頓首拜撰

范文忠公年譜

卷之三

研香

按公系出河內遷吳又遷即墨明永樂中處士諱德來
吳橋五世郊城丞克明公諱鑑六世邑庠生月山公諱
桂七世邑庠生會川公諱汝河八世南寧知府仁元公
諱永年是為公父六世以來皆封大司馬以公貴也公
諱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別號思仁

明萬曆十五年丁亥十月三十日午時公生

十六年戊子

十七年己丑

十八年庚寅

十九年辛卯五歲授句讀

二十年壬辰六歲就外傳

二十一年癸巳○仁元公選貢入監○公隨之京

二十二年甲午

二十三年乙未

二十四年丙申十歲通詩經

二十五年丁酉

二十六年戊戌讀書先祖弘可公別墅

二十七年己亥

二十八年庚子

二十九年辛丑○十一月二十七日仁元公長女生是為堯

母

三十年壬寅十六歲娶張夫人

三十一年癸卯

三十二年甲辰

三十三年乙巳

三十四年丙午二十歲補博士弟子員第一

三十五年丁未食廩餼

三十六年戊申長子鉉超生

三十七年己酉二十三歲中鄉試十四名

三十八年庚戌

三十九年辛亥

四十年壬子

四十一年癸丑二十七歲中會試三百二十九名廷試三甲

八十五名兵部觀政與鹿善繼周順昌定交揚忠愍墓下

以古名臣相期許八月除山東東昌府推官顏其署曰餐

冰

四十二年甲寅署東昌府行條鞭法

四十三年乙卯東昌歲饑條荒政歷粥廠八月江南鄉試分

考○先母年十五歸先君

四十四年丙辰

四十五年丁巳三十一歲次子鉉朗生三月封文林郎山東

東昌府推官配張氏封孺人封母馬氏

仁元公不受封敬自封所生也

四十六年戊午○仁元公任通州判○八月山東鄉試分考

十一月行取史部主事

四十七年己未六月補吏部稽勳司主事七月調驗封八月

調考功

四十八年庚申三十四歲正月調文選七月署本司員外兼

昌元年八月署郎中起諫礦稅國本諸臣十月給假省親

十二月封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配封宜人并封母

明天啓元年辛酉成味鉉堂

二年壬戌○仁元公封承德郎湖州通判馬宜人封安人贈

會川公

三年癸亥仁元公倅湖病肺公星馳往省旋瘥

四年甲子成瀾園○先母年二十四守節

五年乙丑○仁元公封奉政大夫松江府同知贈會川公○

正月起驗封司郎中本月調文選三月忤魏璫移疾歸璫

誣周順昌賍公周旋之

六年丙寅起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璫沮不即予

丁內艱

七年丁卯

明崇禎元年戊辰○仁元公封奉政大夫南京工部虞衡司

郎中贈會川公○服闋

二年己巳○仁元公陞廣西南寧府知府未任致仕○起太

常寺少卿七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執法禁

餽嚴舉劾申飭吏治八月封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配封恭人仁元公始受封母贈恭人十月入援十一月

守涿十二月守昌護陵

三年庚午正月陞兵部左侍郎四月鎮通州晉階大中大夫

四年辛未十二月仁元公病請告回疏方允

五年壬申四十六歲二月初八日丁外艱回籍請卹諭祭葬

六年癸酉號思仁顏其堂曰思仁堂

思仁者思父仁元也

七年甲戌服闋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大計肅清官僚

八年乙亥二月流寇告亟陞南京兵部尚書策禦有方賊畏

威遠遁

九年丙子

十年丁丑五十一歲考績封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配封

夫人贈三代廕一子入監

十一年戊寅九月上疏言撫賊失計又疏救黃道周等忤柄

人十二月削籍次子卒于里

十二年己卯五十三歲三月十六日得報謝職辭陵忽大風

雷折屋拔木十月長子卒于南○十月十一日先母以節

終享年三十有九

十三年庚辰僑寓南京

十四年辛巳寇犯承天陵破襄雒殞親藩

十五年壬午五十六歲召復原官道中遷刑部尚書尋改工

部城守河工節省無算

十六年癸未五十七歲元旦病辭不俞九月張夫人卒于京

祭葬如例追贈長子恩貢官生鉉超工部營繕司主事

十七年甲申加二級二月特諭以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入閣三月十九日遇寇陷都公朝房自縊吏解之旋草疏

賦詩遙拜闕墓投演象所并死四日始殮顏色如生享年

五十有八

皇清順治九年壬辰憫公殉君節

賜謚文忠建祠予祭

賜祭田七十畝十七年庚子公嗣子毓秀葬公于仁元公之

賜阡張夫人合葬定平太保王公為之銘

余譜舅氏而不禁有所感也舅氏與母氏兄妹大節俱

足千古舅氏荷蒙

褒卹母氏幽貞未揚搵淚敬書庶附以不朽云

康熙十二年秋仲上浣吉旦

愚甥王孫錫百拜謹識



跋

甲申遭國難 文忠公殺身殉主 訃聞捧遺疏 遺詩涕泣而

讀之 悼拾後之云 亡慟斯逾之 淪喪狀亦私幸 先生為廬陵

後一歎也 每恨寸薄力綿 竊以表章 竄裂與君穎 姪兄搜取

詩文之現存者 彙集成冊 繕書副本 藏為家珍 先生富於著

作 弘文大篇妙墨 佳蹟不知 芻几十滿矣 散落之餘 僅千百

出 十之六 烏足以盡先生之文哉 古人有以節義掩其文 藝者

必其文未造乎其極也 若先生之文 自足以孤行 三百不必

友

忠文堂



得節義而始傳仰先生之節者咸重先生之文讀先生之文者如見先生之節故獲一斷簡如奉珠璧而篇章之多寡又何論焉矧此編已過十餘萬言乎雖其光耀史冊者不在于文而不湮沒莽蕪則後人之責也夫後人之責也夫是役也君穎蕪田產以供剞劂中之剛傾囊助以輯錄披採敬一之功焉焉讐校詮次予小子不敢言勞遺書復成吾師不朽是為數言以跋于末

康熙十二年癸丑季秋重九日門人楊攀書於五讀齋



例言



予生也晚不復憶 先舅祖文忠公及讀生平著作流連心目想見其為人心竊嚮往焉且以葭莩末屬竒感頗多奉 家大人之命職任彙訂聊述梗概於左

一經濟大業備載疏章謀深善後明炳幾先避貂璫之禍而高操盖世陳烏鳥之私而至性動人抗慨立言批鱗不顧委蛇持論補袞多功均當收入簡編以見生平忠孝乃迄今存者止銓曹豫省潞鎮諸疏至南樞奏議惟飭屬議撫

以及存謹論惜人材引罪謝恩五稿餘尚闕如迨賜環入
部不乏陳請乃盡節遺疏之外散落殆盡可勝悵然

一吏牘矢慎矢公亦明亦斷平心若水從無疑重疑輕執法
如山不至失出失入錄刻數則以見一斑

一序文傳記碑銘誄辭以及像贊題跋各擅其長實兼衆妙
然生平拮据經綸無暇拈弄文墨撰著原少散落復多載
在冊中僅十之六七耳

詩具別才詔多逸韵憂天之泪遍洒行間伐木之聲恍聞
紙上論古有識描景無痕水月亦繪聲色妙在即離風雅
直空後前英釐揚扈什襲獨多庶無遺憾

一簡牘往來筆端別具纏綿言外仍餘繾綣招朋引類靡非
正人感惠酬知根極至性至其憂國憂民作忠作孝每有
八行不厭諄復况夫翰墨淋漓半屬爭坐之稿宦囊羞澁
亦多乞米之文久要新知時多投贈朝紳耆舊日有唱酬
積之有年貯之盈篋乃遭覆甑於無知什不存一言之梔
腕若夫惠遺聞問頌及家大人不作尋常套語具見骨

肉至情片楮隻字裝綴成冊縹緗爛然久已奉為珙璧矣
一以上諸稿類集成冊鴻章固見碩畫片言亦多妙趣靈光
獨存可為浩嘆間有四海流傳尚容多方購求續成二集
云

一開心劄記中列為人為學為政為教四大綱得之傳聞未
獲披讀原止二稿一在福建林公諱增志一在江南蘇公
諱震孺家曾浼評定必為珍收想像徽音道遠莫致尚俟
異日梓行

范文忠公初集目錄

門人楊 萃

王孫錫

愚甥

全輯

高 煜

不肖男毓秀授梓

一卷

奏疏

二卷

奏疏

三卷

奏疏

四卷

奏疏

五卷

序

六卷

記傳

七卷

碑銘行述祭文

八卷

像贊疏引題跋

九卷

詩

十卷

詩

十一卷

詩

十二卷

簡牘

愚甥孫王作肅訂

絕祖

不肖孫

續祖

督刊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一



奏疏

味鉉堂原本

門人楊萃

愚甥王孫錫



不肖甥毓秀授梓

攝銓稿 泰昌改元八月

起廢緣繇疏

題為開讀事文選司案呈到部伏讀恩詔一款一建言廢棄并礦稅詿誤諸臣已奉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

得罪降斥謫戍永錮歿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
召用卹錄欽此夫廢籍諸臣放棄數十年自分已斷溝中無
復雲霄之望矣明綸一頒巖穴生色亦諸臣殊遭清朝盛事
也臣部仰奉明詔一朝盡用此百餘人豈非至願而敢有後
焉但諸臣窮巖沉晦姓名常不時聞黃髮老成存亡亦難具
晰倘以旣朽之骨復黜啟事大典爲之不光或以未當之舉
啟疑宸衷德意因而中格則臣之所大懼也用是再三躊蹰
遵明旨除事關國本抗言得罪者查開職名不論存歿另本
奏聞外而建言註誤諸臣灼知最確者先行起補其餘次第
採訪不出一兩月而咨諏當無不真不出數十疏而前後亦
不相遠况施爲有序員缺漸通銓法自不得不爾也惟祈聖
明疏上卽下用如流水人鮮積薪則浩蕩之恩于焉可廣而
師濟之美于焉立見矣

考選科道職名疏

題爲開讀事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伏讀大行皇帝
遺詔內開兩次考選并散館科道俱令授職欽此又查本年

六月思公初集
二月內本部題爲目前急惟疏通侯命諸臣爲第一義萬乞
卽賜俞允事奉聖旨是欽此本年七月該本部文選司題爲
從古無八年久候之臣等因奉聖旨考選散館各官已遵遺
詔補用吏部知道欽此夫以窮年累月所仰望而不得者一
朝立爲疏通以干言萬語所籲請而不得者一旨最爲明白
諸臣業已連茹而升臣部無庸補牘以請矣但周朝瑞等職
名履歷前疏未備謹載開具上覽伏祈聖鑒

郵用建儲被廢諸臣緣繇疏

題爲開讀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爲照伏讀詔書內一款建言
廢棄并礦稅誣誤諸臣已奉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
抗言得罪降黜謫戍永錮歿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
奏請召用郵錄欽此夫建言諸臣而中有事關國本者或叩
清閭或忤時宰或引義而廷諍或因人而株連皆成先帝之
令德厲宗社之遠慮也者雖宸衷有主未忍言爽日之功而
犯顏不避何可沒回天之力當其慷慨發言計不反顧時豈
知有今日哉而一斤長其九死不悔其忠悃良可念也先帝

神明不測用意淵深陰採其言以鞏萬年之慶陽棄其身以貽一生之名今皇上篤念舊人并其身而顯庸之卽歿而不忘優恤焉固已生輝于巖穴賁彩于泉壤矣亦諸臣千載一時也臣部仰遵明詔除舊輔王家屏之功存密勿不敢襲叙外其餘疏名上覽伏祈勅下臣部再加查訪存者不次起用歿者移咨禮部優恤其有一時開載未備者再行奏聞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起原任戶部主事鹿善繼疏

爲計曹念在急公舉朝望切宥過伏祈聖慈免降以惜人才以光新政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爲照原任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鹿善繼公忠不貳足稱社稷之臣沉毅有爲卓爲名教之主持節可堅百折籌餉特見一班相應請復原職案呈到部爲照鹿善繼之被謫也以留藉金花而其留藉金花也以需餉急於燃眉措餉窮於露肘聊出此不得已之計耳夫不惜一官以收潰散之軍心以存殘破之疆土以宣上德意而垂萬世之令名有臣若此正宜破格獎拔用示風勵而反蒙

謹降人其謂之何先帝神明天縱豈見不及此勿亦以蠲濟之名不出自上權宜之法徑行自下姑假此以警後來而重朝廷乎臣部遵旨擬降朝廷之權已伸而令已遵矣疏上不報可益見原無成心姑留以待後庸或者別有深意是未可知也日見皇上慨發內帑二百萬犒邊薄海內外無不仰頌明明后舉動非常夫在內者尚可出之而弘大賚在外者何不可蠲之以濟亟需若鹿善繼者想亦聖明之所欲亟宥也伏祈勅下免其降級照舊復職邊士聞之必將曰國家未嘗忘我而斷不解黜廷臣見之必將曰國家不肯負人而莫不盡心非特爲一人之官而已也

陞原任御史劉光復疏

題爲懇臣效忠可嘉明主錄用難緩伏祈起陞以弘先德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到部爲照劉光復既以言獲罪矣彼其赤衷欲灑臣取其心犯顏不避臣取其氣而慈孝之語奉揚休美亦舉朝所共欲言者不聞有大罪也或但罪其高聲越次耳然覆盆五載已寓磨勵之微權而釋繫一朝彌見浩蕩之

德意若竟其所爲必能殫竭忠猷報答明聖一以教臣下之
忠一以明聖主之孝一以廣先帝之仁一舉而三善備焉伏
祈勅下起陞光祿寺寺丞在本官感恩而圖報在諸臣聞風
而作忠亦風勵一大機括也

鴻臚正卿改用甲科疏

爲臨御方新朝儀當肅鴻臚正卿改用甲科以復祖制事文
選清吏司案呈照得鴻臚寺正卿自王用賢察處以後員缺
已四年矣先後建言諸臣皆議宜用甲科此非無據也查得
萬曆元年十一月鴻臚寺缺正卿該本部覆准正卿仍用進
士其別途出身者歷俸年深但陞服俸官至左少卿而止此
載在職掌班班可考者嘗有屠羲英以嘉靖丙辰進上繇大
僕寺少卿改鴻臚正卿此卽先帝初年事也後失其制槩用
別途固以其禮度之素嫻耳然家起貲卽以廁九列之班已
自不韻卽儀習綿蕞以示百僚之瞻必且不光雖資格不可
局人而典章自宜還舊今南鴻臚卿余啟元現用甲科何獨
于北而反不然合行亟請案呈到部爲照聖主御極中外具

瞻漢官之儀復見于今矣然肅朝常于九重宣法儀于百辟則鴻臚實司其事而可復以他途混乎若用甲科則揚眉于濟蹕之列而該寺重樹儀于殿陛之間而朝廷尊所關亦自不細也既經該司備呈前來相應催請祈勅下臣部除該寺左右少卿仍用別途聽其禮熟資深止加服俸正卿一缺務擇中外清望甲科以充斯任庶儀觀整肅典禮昭明亦維新中一事也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救吏科給事中周朝瑞免降疏

題爲愚忠可鑒聖度宜宏祈恩免降以作敢言之氣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到部臣等伏讀聖諭內閣朕昨覽文書見有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仰獻慎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卽位之初言路方開礦稅已撤如何擅行竄擾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聖節等并典禮等項及各宮賞賜武職軍官俸糧之用難以停減周朝瑞這厮要譽妄言本當拏問朕哀思皇考皇妣梓宮在殯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遵照舊規行特諭卿知欽此隨該內

閣大學士方揭帖奉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悉知周朝瑞這厮
不諳事體逞臆妄言擅行議減內庫金花阻絕國用好生可
惡周朝瑞已有旨了卿不必申救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竊念
周朝瑞忤觸宸嚴夫何敢言臣部仰遵明旨又何敢言但周
朝瑞職居言路遭際明時未忍自負以負主上慷慨發舒故
不覺慮之過語之戇耳至所條奏留停金花以寬民力而光
上德酌祖制而裕國儲亦忠于皇上之職分也乃皇上罪以
要譽妄言夫主聖臣直名在皇上下亦何譽之可要若因此
而罪之則適成其名耳夫嘗容言之時而有拒言之事恐未
免爲聖德累也口見皇上用入行政下如流水舉朝相慶皆
謂袞職不闕補救無事臣工此時止宜將順德意彼目覩大
渙王居不殖貨利已明知上意所嚮矣正所謂善將順者而
何深罪乎雷霆一震已惕不測之威雨露雨旋施彌彰有容之
度知聖德如天諒必出此也伏祈聖慈免其降謫照舊供職
使下有犯顏敢諫之士足見盛世之有人使上有刻印銷印
之舉愈覩聖心之無我其所裨益豈渺小者哉

副銓稿

萬曆四十八年
堂命具稿

總條大僚考選疏

國家正當全盛朝寧漸見空虛懇祈聖明立允會推考選以備任使以勦治理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為照大僚國之股肱無股肱何所依毗言官國之耳目無耳目何繇聰明故有憑不翼有孝有德盛世所以興隆也衰世延無人焉有人不用自淪于無耳今部院見止五六員科道見止十數員可謂無人之極矣故事煩煩不蒙報可豈以臣部補牘皆為人求官耶即為人求官亦以酬庸而為官求人乃以集事皇上何益臣下之深也積疑成厭既有人不用而積厭成睽究且欲用無人是以臣所患者官無其人耳人無官則又患焉獨不見夫避難規便者以無官為幸乎悠悠之口皆謂皇上吝惜爵祿然此爵祿在人主借以神其鼓舞在臣下借以効其功名使利吝不予上失鼓舞之權下無功名之地士亦安往不得貧賤者而人主將與誰共治天下乎諸疏現在御前惟皇上留意立賜俞允師濟之盛即在目前勛勳之効可收異日矣

催大僚疏

爲九列多缺時事可慮懇祈聖明速賜簡用以保治安事文
選清吏司案呈到部爲照國家稽古建官政分六曹有長以
提領挈綱有貳以分猷佐理意至深遠也無事之時得人以
勦邳隘多艱之時得人以挽否運而缺人廢事從來久矣皇
上試觀近日各部院之官缺耶不缺耶近日各部院之事廢
耶不廢耶綜覈之朝事聽其廢弛師濟之世人任其空虛所
悞者誰之政務所擢者誰之才賢則皇上自爲社稷計者左
也今刑部缺尚書臣部戶部兵部缺左侍郎而工部都察院
則三堂全缺南京戶部禮部兵部俱缺尚書都察院缺左都
會推各官諸疏現在御前惟祈聖上立賜俞允施行

催起廢疏

爲起廢原奉特恩俞用難容終靳伏祈渙發以完盛典以維
泰運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到部爲照起廢一節臣部言之非
臣部亦言之章滿公車無慮數十上矣而比年以來未見起
用一人悠悠之口皆謂皇上有意禁錮諸臣也者臣伏讀四

十一年三月日詔書云云欽此欽遵十行一下中外動色使
當是時仰奉成命漸次叙錄煥穴巖之光示綸綍之重豈不
休哉乃復更端請旨遂致中格夫煌煌慈詔臣民奉之于萬
世垂之可不是遵是依而更于何取旨耶德意原自浩蕩臣
部自失奉行罪復何言今日者明布臣部之失于天下亦惟
成恩詔之信耳然臣又反覆思之開讀方新原不必于覆請
時日既久勢又難于經行浩蕩德意亦求皇上自始終之而
已蓋諸臣之被赦也明主豈真有畢世之怒勿亦惡其自爲
名而以老其才沉其氣乎而困衡磨礪遠者二三十年近者
亦十餘年其才已老氣已沉矣使其竭忠盡節必能爲國家
擔大事定大難而不撼始也惟皇上成之終也惟皇上用之
既已用之矣名于何有惟不用乃有其名耳何也諸臣或慮
國本或抗稅監大率事而獲罪者十一言而獲罪者十九吐
耿懷亮言而有效適昭主德之媿憂盛危明幸而不驗彌見
宗社之福一旦賜環聯翩以起在諸臣止見不測之恩在舉
朝止見有容之度有如用其言收其效矣猶令遺逸擲地不

展使追論者舉其遺事曰某某爲建儲某某爲罷稅某某爲
一事誑誤而不蒙解網日在人口實間毋乃爲聖德累乎聖
孝五十而慕千古爲昭明詔所及薄海無不傳誦而獨遺于
林莽之英彼不知者謂聖明真有成心渙綸亦可反汗臣深
爲皇上惜此名也爲此不避忌諱容臣遵前恩詔陸續列銜
題補如是則皇上錫類之孝彌弘而微臣以人事君之責少
塞矣

總催考選疏

爲考選原係典章空虛大失政體懇祈聖明總俞兩咨考選
以復祖制以慰人心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爲照官以言名原
以用其言非徒用其人也今考選不下而題差差又不下而
九年久候三咨并壅若有意于厭絕言官也者從來大奸惡
大刑獄孰不賴其廓清而奸人猶有所畏而不敢逞言亦何
負于國而必欲厭絕之也况欲禁其言先錮其人皇上以爲
言可禁乎哉防川而潰日後之決裂必多欲挫其人先絏其
官以爲人可挫乎哉守株而待正氣之屠都必甚皇上即欲

厭絕之不能矣徒彰此名於天下耳城門開言路閉宋人舉以爲謔而今當城門將閉之日言路猶復不開則有心者之所深恐也用敢不避煩瑣補牘上請伏祈聖明省覽速將癸丑丙辰兩咨考選周朝瑞等立賜允用不特暢七八年久鬱之人情亦所以存二百餘年相傳之典制矣

催丙辰一咨考選疏

爲題差原非初制考選早宜允行伏祈聖明速俞丙辰一咨以復舊章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到部爲照考選之法先年每歲一取或間歲一取無有數歲不選驗時不下者自行取變爲留部已失初意矣考選變爲題差而考選之意失題差有下有不下而題差之意亦失失非聖世之所宜有而想亦非明主之所樂居也皇上念念法祖制事事循舊章豈獨于考選一事而疑之今丙辰一咨現在待命若一時盡下連茹同升在諸臣免於守候壯敢言之氣鼓任事之心一便也在皇上免于批答明宸衷之斷昭主權之尊一便也而在臣部亦止有將順有奉行而免于催請其便不亦大哉惟聖明其利

圖之

催癸丑一咨考選疏

爲敬循職掌懇祈聖明速俞癸丑一咨考選諸臣以濟缺乏以光聖治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爲照臣以職在用人而用人之大者無過考選今癸丑一咨候命已八年矣其時不爲不久差用已二十餘人矣其局不可不完先後催請幾于舌敝頽秃而天聽彌高不見省悟夫以臣部考選而使諸臣交章其催之猶然不盡下亦臣之罪也皇上豈真欲奪臣部之職掌耶今見在候命者科止十二員道止四十三員聖明舉動徃徃初時持之甚堅臨時應之當可將勿欲留此盡下于臣部以存一織之職掌未可知也伏祈皇上將癸丑一咨卽時盡賜俞允臣部有詞于人皇上有詞于臣部豈止濟萬分之缺乏而已哉

催補京堂疏

爲京堂懸缺甚多積滯難疏懇祈聖明亟賜點用以襄化理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爲照國家之用人也雖以採望亦以循

資而所推擇爲京堂者非望之隆而資之深者不與焉故彬
彬有人可以爲卿貳可以爲鎮撫無難濟前路之窮寥寥無
人一壅于台省再壅于藩臬益成後來之滯今某推某某推
某或展采于方面或攄猷于郎曹或蜚聲于言路幾經咨詢
而後有此推固其應得之物而未始逾涯也今乃屢推不報
既目以爲賢而反歷久不轉他人無相觀相勸之思倘時值
其窮不免躡級而升本人有踰尊踰戚之懼壞典章而鬱人
情無一可者各本現在御前伏祈盡賜允用不第酬前勞亦
以儲大用則聖明之所自爲社稷計者也

總催兩空考選疏

爲臺省候命彌久得旨甚艱懇祈聖明速賜俞用以充班行
之空虛以存臣部之職掌事文選司案呈國家之有臺省非
徒廣聰明之用亦所以實法從之班今候命之官多於被命
在差之人多於在朝烏臺青瑣寥落不充人皆曰皇上一不用
言官也者然科臣有時命之剪桐矣按臣有時命之持斧矣
是諸臣未嘗不用而用人之權反不操於朝廷是皇上亦未

嘗不用諸臣而不用人之聲獨傳於天下誰司銓衡而令至是諸臣之不得其言臣部之不得其職皇上用人而不得其名皆自臣部貽之臣對諸臣何以爲顏對天下何以爲詞而自對亦何以爲心耶用是不憚頻煩補牘上請伏祈聖明將癸丑丙辰盡賜允用塞極必通壅極必舒望之皇上明以得直忠而兼良望之諸臣老臣惓惓之愚盡此矣

總催兩咨考選疏

爲耳日萬不可壅臺省萬不可廢懇祈聖明速下考選諸臣以釋羣疑以光至治事文選司案呈爲照言之益於人國也大矣故昔之聽言者詢及芻蕘得言尚不必專官豈專官而反使不得言者卽昔之拒言者斥及使馬亦待其有言而後驅之豈防其有言而豫折之者以致清華爲軟網之地省臺若閑任之官多年候命者俟同河清大言叫闈者難同轉石如此景象非特盛世之所無而亦衰世之所未嘗有也臣反覆思之皇上亦時嘗用其言矣用之而效事急亦用其人矣用之而效陰採其言而顯抑其身此有所喻而彼有所禁外

議紛紛妄相猜度皇上何以解於人輔臣催考選之揭無數日不上矣皇上允考選之旨經九載不下矣皇上不答輔臣之請以致輔臣無以副中外之望外議紛紛妄相猜度輔臣何以解於人考選臣部之事而題不見報考選不下臣部之責而催不見報尋常陞除豈足報主疏牘煩瀆愧未回天即未有以此咎臣者而臣部又何以解於人臣愧而惧惧而疑真不得其故也然所望皇上自成其斷者在宸衷之一轉而令臣等并免於戾者亦在上意之一決耳伏祈聖明即將奏

丑丙辰兩咨考選科道諸臣立賜允用

總催三法司疏

爲法署全空國紀盡解伏祈熟用以肅久玩以振積弛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爲照國家設立刑部以職掌刑名都察院以總持風紀而訟獄反平則歸之大理寺曰三法司祖宗創制良有深意以人主所以治天下者法也無法則不治無人則無法缺一有不可者而今則一時并缺矣刑部都察院止有張問達一人署理而大理寺并署印之人無之一切積案等

者誰允疑者誰駁勘理者誰爲轉行無乃法幾頓乎蓋人之所以敢於骫法者窺人君有輕法之意也止自輕其法不可言也下共輕上之法益不可言也勢必至裂防潰繩而不可收拾皇上吝惜爵祿固忍於愛官而慮防御竊亦忍於廢法耶臣竊見年來皇上深宮靜攝中外肅然祇憑此法以維持其間而以無人之故坐致廢弛臣之憂將不知所屆也臣謹將前後推過職名另本開列伏祈聖明慨賜允用庶特法苑人持天下有法于以整齊海宇裕如矣

權司官疏

爲司官多缺部事易廢伏祈欽點以重銓政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爲照臣部司官其推擇也省各一人必如是方可詢各省之事也其填補也司各數人必如是方可辨各司之事也其序遷也司各數月而後轉一司必如是方可了各司之事也惟備則久惟久則習惟習則能辨官而不爲吏所勝今除未推與推而未下下而未到者共缺七人矣缺則列署而治者事不得不兼倏彼倏此苦事權之無歸盡方盡員虞精力

之難繼不便也缺則拾級而登者轉不得不速規格之相承到手未易周知條畫之自我徹底又難究竟不便也官方易淆吏弊易滋實在於茲臣方率諸司加意澄叙精心釐剔而乏人廢務先自臣衙門始目前將有中斷之脉轉盼并無代庖之人誰爲參統鈞以佐聖天子平明之治哉臣謹將職名開列上請伏祈立賜欽點容臣填補司分具本題知促令到任營事庶可佐辨官之治無廢事之憂矣

催吏部疏

爲首坦空署發憑無人懇祈速允散館之臣以濟急需事文選司察呈到部爲照六科與六曹相關而吏科則與臣部爲表裏者也故事章奏奉旨下科看詳事所不可則爲參駁事所當行然後發抄非徒重王言亦所以防奸蔽也頃自張延登請告行後卽信塵封將半年矣看詳何人封駁何人發抄又何人也夫無該科則事廢臣部卽欲舉之不能也若徑從停閣所悞在政務稍爲權宜所亂在典章至盡憑一事又停閣不可而權宜不能者奈何其弗念之也今姚宗文闔視未

竣而候命之暴謙貞誠不可旦夕緩者伏祈勅命卽日到任
署掌印信則首垣增重銓務立通非止免選人之守候而已
也

催太僕寺少卿疏

爲軍興正亟問政爲先懇祈點用寺臣以備其濟事文選司
案呈到部國之大事曰戎馬今戎事日飭馬其所亟需矣然
誰可問牧則二三寺臣也今所推王象恒馮嘉會政旦夕望
下以資分理而屢催不報皇上將以爲可缺哉彼其事有甚
隸一人缺則一事廢也法因人立缺愈久則廢愈多也獨不
見近事乎遣官欲行市賣金錢之搜難繼贖罪亦是權宜三
尺之法不明有人不用事急而苟且若此爲計不亦左耶伏
祈聖明于二臣早賜點用使以乘驄之夙望策簡乘之新猷
必大有裨矣

催大理寺疏

爲棘司空署祈允見推之臣以重法紀事文選司案呈到部
爲照刑者天下之平也必持平有人而後其刑不忒三尺之

法足以取信於天下大理固持平之司也今三堂并缺庭中
鞠爲茂草矣凡待讞決者待平反者不知其幾而徒以棘司
無人有罪者爰書未定與幸於脫網無辜者縱釋無因樹心
於羅羅長繫園扉天日莫覩今當外患內訌之日而使鰲鼈
之下有嗟怨而不得舒抑鬱而不得寧者非完策也卽如矜
恤一事皇上行之四十八年不廢而亦以題差無入致踰常
期矣竊見聖上每歲停刑豈非好生至德然停每歲不宜停
之刑未足見皇恩之浩蕩而廢五載不宜廢之典反以啟普
天之憂疑言念及此皇上仁覆天下之思必油然而動而命
用寺臣當不俟臣言之畢矣伏祈立賜點用施行

典銓稿 天祐五年

矢心入告嚴杜請託疏

奏爲矢心入告嚴請託以清仕路以養士節以佐平明之治
事臣行能淺薄無足比數一壑自其久已無志世用矣猥蒙
聖恩不棄起之日間俾以典劇自揣病軀綿力重任難勝兩
次具呈堂官求爲代題而嚴旨赫然立催受事臣卽沉疴委

頓何敢再爲偃蹇以緩王程且當聖明勵精求治德意甚盛
臣亦妄思澄清銓序有以上禪聖治萬一則臣區區私願也
今天下仕路混濁極矣圖職業之念不勝其圖榮進之念愛
名節之心不勝其愛富貴之心舉國若狂嗜進如鶩每怪古
今同此人也何遂茅靡瀾翻一旦至此勿亦衡鑑之地先自
不清巧營者一歲數遷拙守者幾年不調顧天下中人多耳
此寔教之使競而欲其恬漠寡營詎可得乎臣卽不肖不願
使奔競之風自臣身始竊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
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績望其高下
不得而私也一人欲私不可得卽欲私一人亦不可得斯不
亦明白顯蕤與天下可共循乎若不論三者更于何論其私
別徑不問可知將何顏以對天下且年來舞文玩法吏弊叢
生幾不可問矣今欲直窮到底一清穴窟而自已先有拖帶
打疊不淨官長作事最難欺者左右對此輩又何以爲顏臣
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爲之諱臣又與同事諸
臣約一聽請託亦願諸臣勿爲臣等諱選人如林鱗集都下

臣不能一人障其目而箝其口也明矣且臣非故爲矯飾不情也誰無交知誰無情面臣亦豈與人異惟是自反生平不慣俛仰一意報國先在不私寧忘交知破情面而必不敢負君父以負此心耳天地人材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萬世共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之可自信者而四方之人恐未必信臣之素夤緣熟徑人人膏肓不有以力砥之而競逐無已廉耻風微其爲世道安所終也臣故預揭癡腸苦心道破無非欲天下各圖其職業各愛其名節恬漠寡營共偕于大道豈曰小補之哉自成成人之道似無先此除銓政大端稟臣堂官次第上請而夙昔盟心首以入告伏祈天語叮嚀庶無隕越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天啟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奉聖旨這本說的以後陞除推用一循資望可挽競風務著實行如有故違請託的指名叅奏該部知道

覆楚省學道歸併疏

爲學政一權兩揆楚士分黨鼓譟懇復舊制以安地方以端

士習以光大典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天啟五年二月十三日
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兵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王鳴玉等題
將荆岳諸府歸併武漢學道兼攝等因正月二十七日奉聖
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題覆案呈
到部看得各省止一學區而并設則自楚始卽楚原亦止一
學臣而添設則自戊午始其初或以全楚幅幘延袤二千餘
里道遠考試有所難周人多約束有所不及故並建兩憲臣
以督課之但初在分轄以專戒不虞蓋域而多事天下事一
則專二則紛從來然矣如辛酉甲子鼓譟者再見士競立黨
勢類揭竿雖兩道臣同寅協恭祖不分於左右而諸士分門
割戶禍每釀於二三若不蚤復舊規勢必以械撲薪槓之地
爲鞅鞞介冑之場如科臣所慮者率舊無愆紛更多擾此其
一也合無將荆岳諸府併歸武漢學道定限三年完歲科兩
考方與陞轉其荆岳一道永免銓補庶遲之歲月兩試得以
畢完一厥事權學政不致分勞既經具疏前來相應覆請恭
候命下行令該省撫按一體錄遵查照施行

請廣添註京堂疏

題爲奉旨查議添註以通仕路以廣皇仁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題稱今早文書官李守質陳國寧發下郭興言一本上傳考選添註著遵前旨行夫考選奉旨遵限四十名矣惟添註一法則臣等竊有請焉前於天啟四年十月內停止添註蓋謂起廢諸臣充塞京堂不得不爲之限制也若臺省吏部三衙門于二八月例有歲轉祖宗朝皆從添註若待實缺則十年不得

一轉矣此事勢之必不可行者也伏望皇上姑容照舊添註以通陞轉之窮但不許徇情濫轉如近日七八人之多庶於通變之中猶存限制之意耳等因奉聖旨朕覽卿等奏臺省吏部三衙門于二八月例有歲轉祖宗朝皆有添註但邇年徇情濫轉甚無限制自今以後允卿等所請每歲科中止陞二人道中止陞四人吏部司官止陞二人其科中閏轉道中邊功勞深俱各停止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京堂近來濫觴已極明旨槩罷添註真是慎重

至意而限制之中仍示變通又俯允閣臣之請科道臣屬三衙門特准添註宸衷轉圜事皆法祖善必從人天下莫不誦聖人之明且斷但藩臬諸臣爲天子屏蔽巡宣一方者也其間資俸深崇者瓜期已逾竿頭難進使之久居此任在本身君進退之間使後人礙遷轉之路不惟非人情并非政體也且卓異特舉例當優處旣難盡推開府而又不晉清卿目之爲賢而與不肖者同滯其何以昭風勵而示激勸乎若待實缺然後陞補則前路一壅中格可虞銓法必處其窮勢亦不得一不爲之所也伏祈聖明俯從臣議將藩臬諸臣亦量添註每歲或二人三人如科道吏部之有定數庶乎內外皆均銓法無礙旣經該司具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臣等遵奉施行

覆調有司疏

爲移調首郡首邑官員以清地方以興吏治事文選司案呈云云到部爲照今字內眷眷益多故矣羽書零午徽蘭繁興戶鮮寧居家無安堵所賴郡縣得人彈壓撫摩得以維持合

之成一太平也如汶上南海等處或近鞏神京或遠居海徼
或首列雄藩或地當孔道或瘡痍之未起或曩孽之漸生地
之需人日以爲歲懸缺旣難久待新任或難遽調今各撫按
留心求瘼銳意觀成酌人地之宜因材器之使諮諏確當列
名補牘相應允從旣經查明具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
施行

議裁冗員疏

爲議裁冗員節省繁費以甦民困事爲照國家設官所以爲
民也方今民生困殆日苦多事而說者曰省事不如省官然
或權當獨操者則不可省卽或事需分理者亦不必省至於
一切冗散多半雜流秩卑而養廉之祿不豐資下而充囊之
計多巧不特民苦官而官亦自苦何不可省之有况在庚癸
時呼箕斗罔濟司農持籌而仰屋百姓剜肉以醫瘡之日乎
若罷不急之官清耗蠹之竇不特紓民困而亦佐軍需未始
非濟時急計也合無將各撫按題裁各官赴部另補遺缺永
免銓除恭候命下施行

覆大梁道臣疏

爲酌議就近陞補監司以安地方事爲照大梁以西則巡道實分轄之其地山與河錯其人軍與民錯而奸宄盜賊往往出沒其間誠不可一時缺人者提學副使何應瑞才兼武緯文經力可肩弘任鉅兩試事竣歷俸已深就近陞補誠爲便計

請告呈附

爲因勞增病因病思親懇恩代題蚤賜生還事切職藥裹餘生志絕世用猥以嚴旨敦催誼難偃蹇且堂扎數臨惓切有加顧此殊遇何忍自負力疾出山不揣區區亦思勉竭愚鈍澄清仕路以仰報朝廷并酬知己夙心所自矢也十七日入署距大選止有八日職拮据從事不交睫者數夜僅僅無愆常期而雞肋之體不堪矣二十五日入朝立看掣籤吐血不止踰時乃甦初猶謂因勞偶發少息當瘥不意數日以來遍體如蒸眩暈怔忡一時并作自頂至踵無非痛楚緣職積疴之餘元氣未復又嬰重勞遂極沉委性命之憂岌岌在目前

矣憶職初就道職母見職帶病出門雪泣霑襟職父雖以大
義相勉而意思鬱苦更甚于哭職此時恐傷親意以淚承睫
不敢下然每一迴念中腸若割今值疾痛夢中頻呼想父母
念職亦應爾爾職亟遣人歸聊作平安家報少慰親懷但職
吐血時天下選人衆日共見萬一流傳驚當如何職因此悲
思愈重病勢彌增延醫楊加祚傳懋光診視不言脉症何如
而但言亟宜蚤歸職所以憂懼交深躊躇再四而不能已于
乞身也伏祈俯垂憫念准題回籍從此慎醫藥以自輔供菽
水以娛親倘苟延視息皆鴻造所留卽終填溝壑亦啣結爲
報職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一呈

爲病勢日深職守難曠祈速允放以重部務事職具呈請告
蒙批本官以夙望被召到任以來裨益部事甚大曾幾何時
輒言休沐宜以國事爲重力挽去思也切職力疾到任時不
滿二旬事僅完一選任過其量罪浮于功于國家有何裨益
乃蒙溫語倦留期望過厚敢不勉邅去思以副策勵但職之

病症已經匝歲之久卽今調理亦非計日可痊劇司難容臥
理子舍不禁牽情數念展轉病在心頭職把鏡顧影覺形容
減平時十之五精神減平時十之七長安上而縉紳下至輿
臺莫不知職之病而此段情事尚未知己人人知職必去
矣若日日言去而徘徊顧戀天下其以職爲何如人衡鑿之
司首重表率已先如此衆何觀焉是其病也猶以瘵曠廢衙
門之事而病而不去也乃以濡忍傷衙門之體職因此益鬱
益病亦不敢徼賜調理之恩矣惟祈速題致仕回籍或謝此
官以厭病魔但不至以抱疴遊子貽老親之憂曠官病臣妨
賢者之路其所裨益似爲更大冒昧再懇無任悚惶

三呈

爲親病身病相關益迫再懇速放以盡子情事頃職具呈請
告慮及以病憂親猶是意中揣摩然嚙指覺痛此心已怛怛
動矣今日家人馳至傳言職父母聞職吐血日夜驚憂悲號
不止職終鮮兄弟子然一身與父母相依爲命經月爲別輒
使神傷家庭每談及絕裾倚閭之語意色遂爾慘淡不樂今

職父書中云誰非人臣而不惜其勞誰非人子而不愛其體
兩老人念兒甚望兒歸切切矣職讀未竟血淚潺然職母素
有痰暈之疾鬱卽舉發倘久望不歸復增前症職真天地間
戮民萬死不足自贖者職思國家恢弘爲綱未嘗以仕進之
路強人而廣厲微權不過以忠孝之道風世若職偃臥杜門
濡忍不決進不足盡忠退不足明孝而浮沉不進不退間且
大傷廉耻職卽不肖必不敢自外孝治之朝而明良在上遽
可使下有忘親之臣乎且堂諭留職將以用職也職方寸已
亂不能效用矣用職不若成職予職以官不若予職以命輕
重之間不待智者知也今疾勢日漸沉危生死只在奄忽伏
祈早題一日早入里門得奉遺體以慰明發合家感錫類之
仁卽持朽骨以正首丘亦奕世矢捐糜之報情亟籲天一字
一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四呈

爲病亟意促時刻難待四懇速放以救垂危之命事切職三
呈控籲亦幾情迫詞窮矣未蒙矜允豈以職備無病爲有病

乎昨家人倉皇馳至誰不見者職一夜悽痛增病十分誰不見者若以病誣親以身病欺君卽此便是通天之罪不可勝誅而職敢乎哉憶前歲職父薄宦兵興病肺幾殆恐至驚職匿不使聞然職見家報朦朧墨墨心動卽介馬而馳水陸二千餘里十日而達榻前一慰瘥卽霍然爾時真病尚不言病况今言病病何待言此職所以驚魂墜膽痛切在心若自身狼狽猶是小事矣夫人孰無病而職偏以病累親人誰無親而職親偏以子增病方今才賢輩出需次待用何止職一人而職雁行中斷烏哺牽懷則職一人也前之叱馭爲急君命今之乞骸爲紓親懷進退之間皆非得已不然畏路馳驅尙抱疴而來清暑從容乃無因而去耶職言止矣千言萬語惟有一病千禱萬祈惟求一放放之早晚實關生死知堂屋必憾然有動也伏祈卽賜具題早歸田里其於職命何異再造職無任懇籲之至

後學李賡颺

全校

甥孫王作肅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一 終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二

奏疏 味鉉堂存稿

門人楊 萃

全輯

恩錫王孫錫

不肖男毓秀授梓

撫豫稿

撫豫報代疏

為遵旨到任恭謝天恩事臣原任太常寺少卿崇禎二年七月准吏部具題奉聖旨范景文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
赴鴻臚寺報名謝恩本月都察院到任領勅辭朝具奏起程
於九月二十二日入境該前巡撫右僉都御史丘兆麟咨送
原奉相傳勅諭五道符驗一道令字旗牌八面副關防一顆
并吏書文卷到臣卽接管行事外臣嚮於班行中仰見皇上
瑩精治理肝食宵衣所蒿目而憂悉心而籌者無非爲斯民
計詔令之頒炳若日星乃微窺民間不惟不沾此德意并亦
不聞此仁言問誰承宜固撫臣之罪也今皇上不以臣爲愚
不肖而使之撫豫旣以豫之民生付臣矣從此而休養生息
皆臣之責從此而顛連杌隉皆臣之辜皇上所以任臣者何
重而臣敢晏然已乎誓當俯竭丹誠肅將明命以下對兩河
之民卽臣撫兩河亦寧有他謬巧不過就皇上所所諭令與
二三屬吏相黽勉實實行之令百姓實實受之如是而已矣
行之歲月吏治民安必有裨益以報皇上若猶是以欺飾以
虛應願皇上以斧鉞之罪罪臣臣無所辭各屬諸臣其體臣
此意而交相黽勉乎臣實藉手以免于戾不然而以欺飾臣

以虛應臣臣奉皇上之威靈以白簡從事其又何辭於臣故於受事之始攄其款款如此伏惟聖明裁察

直抉吏治病源疏

奏爲直抉吏治病源祈嚴申飭大破積習以風有位事臣被命撫豫受事已而月矣懷奉簡書無日不以察吏安民爲兢兢因竊歎今日吏治之病惟有一貪而對症之藥止惟一廉然貪吏之日多廉吏之日少者其起于察吏者乎何也吏之能爲貪必有才力可恃而吏之敢爲貪又必有牆壁可倚者

也其一段翹然自喜之氣旣已曄曄動人而工逢迎善彌縫又能偵上官意而巧中之相得旣深覺察不暇彼之志遂肆膽遂張爲所欲爲無復畏忌且分其囊橐供作苞苴延譽多方虛名易起甚有畏其輿援假之羽翼而不敢動者以是薦剡日騰於上而怨怒日盈於下彈文所列不過一二庸碌悞悞無華之輩聊充故事而已嗟嗟撫按意向屬官之所奔走也撫按舉劾屬官之所轉移也而今若此世安得有吏治乎好官不過多得錢原屬昔人謔語今竟守爲秘訣人見得錢

既多又復好官自我通神得力轉相效尤卓然自立者有幾
卽謂吏之多貪上官實教之可矣又何誅焉若其潔已愛民
者有顯庸剝民自肥者有重戮昭昭垂示斷斷不假甄別嚴
而賞罰當苟非病狂喪心誰不自愛其官所謂借其愛官之
心以成愛百姓之心則風勵之善術也昔齊威王不過一霸
王烹阿封墨齊國遂以大治正於風勵天下之術有合耳今
皇上銳意太平將立致唐虞之業而海內未見向風誰司撫
綏激揚無效臣每爲痛心思一力破此關然地處睽絕權在
受成無一事不需查議無一官不需開報而又不能爲鈎距
之術以耳目人所恃爲耳目者惟司道府廳各官故責成亦
宜先自各官始語曰大臣法小臣廉豈廉節止小臣事哉坊
謂法者卽以廉爲法也已不廉而求人之廉則無法以身教
貪而以令責廉則無法所升者不廉而所墜者不貪則又無
法果欲以廉爲法則莫如斷饋遺夫饋遺者以交際爲名而
賄賂爲實者也此徑一斷則情面自絕威望自肅上下綱紀
相維職事相課了無黏帶而後真是非乃出真勸懲乃行豈

不休哉行之歲月而吏治有不變民生有不安臣未之嘗聞
故持一廉爲對證不若拈一法字法乃祖宗以憲後世皇上
以繩羣工者也律云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追奪除名饋遺
非贓乎枉法者通筭全科受饋遺而有曲庇非枉法乎臣特
揭與諸臣約煌煌在上或無敢有越厥志臣若自言而自背
之無所逃說謊之律諸臣而仍不回心以相應臣請操三尺
議其後則諸臣實負功令臣未嘗負諸臣卽負諸臣臣敢負
功令哉伏惟天語申飭施行奉聖旨懲貪責成道府執法禁
餽甚得申飭吏治之要該部卽與覆行

處置援兵疏

題爲應援之兵已發處置之法當預伏祈聖明申諭以定軍
心事臣奉旨征調援兵五千已經遣發於十四日具疏奏聞
矣然發兵者臣之事也而兵頓有地兵行有次兵餉有糶皆
不得不蚤爲計處置不蚤惶惶嗷嗷之衆易至釀亂語曰兵
猶火也不戢自焚從來以徵兵階禍者往往而是臣爲此慮
一一爲皇上陳之憶臣嚮在里中間山東發兵軍士借口糧

少因而大索致譁臣思索而後給威損而不足見德故凡安
家行糧犒賞噐甲一照徃例毫不少減而仍捐俸備花幣牛
酒勞之以宣布朝廷德意人人踴躍而前第所畏糧有限此
後轉輸弗繼庚癸易呼其支領之處不可不一蚤定也師之
所過荆棘生焉言兵行之易擾也臣於其經臨地方一居一
食皆委官先期料理使市不易肆師至如歸第過磁以往非
臣所屬萬一止宿無地貿易失平軍民相格別生事端則所
傷者多臣雖移咨保定撫臣下檄所屬如臣屬若再奉天語

使軍士聞知此瑣細事亦煩宸念必益感動其次舍之安不
可不一蚤定也中州距京師視各處獨遠故聞命獨後各鎮
先到者想分有信地矣官兵向臣相問臣應以近京地方至
問近京何地而臣不能應也以是衆心惶惑不一夫法不一
則玩令不一則紛此軍中大患也屯駐之所又不可不一先
定也至於遣行之日臣爲申明紀律曰兵到宜慎重兵行宜
神速逗遛觀望者法無赦今卽不宜犯百里趨利之戒而事
出赴義常法難拘其兼程疾趨一日必逾兩舍行後更遣急

足促之絡繹相望不絕於途臣所能爲者止此矣一出境外
惟聽將軍令耳臣旣不能縮地又不能分身統領將官亦祈
皇上先諭後至之罰以定其心其或無敢隕越以稽王程乎
臣已移駐境上以未奉旨不敢出疆恭候明命另取進止第
心憂削難之兵或至發難故效此一得伏乞勅下該部再加
查議覆請采擇施行崇禎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奉聖旨
范景文督兵赴援知道了兵如到涿便着在彼守禦未到速
赴糧餉該州設法措給援兵經過地方有司處置務俾得所
前已有旨着再加申飭該部知道

慶賀元旦疏

題爲慶賀事臣填撫外鎮提兵衛京恭遇元旦令節際萬
回春之日正七德成功之時運旣與日更新政復侔乾行始
臣瞻天地近向日心殷願附鷄班用申虎拜獨以派分信地
猶隔重闔雖鵠立未與乎在廷而雀躍倍深于望闕虔以齋
沐恭候明綸何在歡忭顙企之至崇禎二年十二月

恭謝皇賞疏

奏爲恭謝皇賞事臣奉命提兵入衛派守阜成門下荷蒙聖恩頒發賚賞銀三千一百二十四兩八錢謹就營中恭設香案率將士望闕叩頭外隨即陳白鏹於簷下廣布皇仁雖赤肝於腹中編爲帝德一時三軍挾纊萬口騰歡臣亦以太賚之豐益篤匪躬之蹇兆解于沛師協以孚臣何勝佩戴之至崇禎三年正月初二日具奏

再謝皇賞疏

奏爲再謝皇賞事臣奉命入衛之初部下士卒已荷皇賞該臣具疏奏謝外爲時曾幾何復蒙天恩賚予至再帑銀三千九百零六兩每名五錢視前更渥顧此鞬鞞之衆沐隆施之不倦戴大德之難忘激奮自矢其何以圖報也椎牛飲血各欲剖腹見心秣馬厲兵漸可如臂使指臣亦藉手以慰下勞愈矢心而懷上眷感深逾萬恩淡無倫臣何勝銘佩之至崇禎三年正月初七日具奏

援兵經過處置當預疏

題爲援兵處置當預中原空匱堪憂懇乞聖裁以防內變以

安腹心重地事臣連日閱邸報見陝西撫臣劉廣生延綏撫臣張慶鯨江西撫臣魏照燾鄖陽撫臣梁應澤聞警入援俱繹絡在途矣陳師鞠旅以衛王室者自臣子之誼但道路經臨有一不取途中州者乎中州四衝之地綰轂諸省諸省以一方之事爲事而中州則四方之事皆其事也凡此帶甲荷戈多無義之人又操不仁之器紛囂甚易約束甚難一失約束而害必有受之者非經臨地方耶使地方安受其害害不可言也使地方不安受其害害愈不可言也卽令人盡羸糧士無枵腹而安頓之次食飲之方軍民主客間猶不能保其無事况未必然乎今准陝西督臣楊鶴咨稱遣總兵官楊麟統領官兵三千二百餘員名馬騾四千九百餘匹頭應用糧料速行預備等因到臣臣亦提兵入援者也安家行糧皆出本省悉索以從未嘗煩及三輔而諸省遂欲問及不腆之中州他雖未至秦中已若此矣誰非人臣總皆王事敢不檄下所司以戒以備第未明言某項京邊正額旣已星催如雨別項那借又復撻括一空萬一彼無所攜而來此無所取以供

小爲脫巾之呼大爲揭竿之變饑兵易與爲亂此必至之勢也今汝南河北一帶滿眼災荒流移載道臣鯁鯁懼旦夕有不可知之變猶冀孱弱窮民勢孤膽怯不能倡始未必遽興大難若飢兵與飢民合而大亂從此起矣亂起而有以制之尚可不至決裂今征調已虛戎伍未補倉卒之間誰爲撲滅中原一有搖動其費收拾更大可不爲寒心乎臣雖親鈴鐻之事實有封疆之責每一迴念中夜傍徨敢嘔心洒血實以告請君父伏祈勅下該部查議撥兵經過錢糧動支何項安頓應用何人如京邊難動便無處法亦須速諭該撫自行帶解供用軍前勿使臨期起釁致生他虞但得腹心無恙天下事尚可爲也臣在都門行文所屬往來之間動經旬日事變叵測常在呼吸更新宸裁早賜定奪施行崇禎三年正月十三日具題奉聖旨援兵自攜行壘前已有旨據奏經過需給不妨權宜事後還補范景文移會按臣料理該部知道

辭免新命疏

奏爲佐樞重任庸劣難勝懇乞聖慈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以

重兵政事崇禎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
本部會官具題奉聖旨是范景文陞兵部添設左侍郎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才非
適用守未通方皇上忘其謏陋而命之佐樞念此懇私誓竭
頂踵以圖報稱夫何敢辭且當戎馬生郊宵旰未釋苟效一
得以仰副樵勞自屬臣子本分亦何忍辭而第度時量力有
不容冒昧者夫中樞一席以控九塞以總六師而參帷籌裨
廟算則貳樞所有事也此唯精嫻方畧方勝其任而愉快而

可易言乎孔子之對衛公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天下事未
有不學而能而兵事爲甚其所謂學者身曾涉歷手曾營繕
心思曾籌畫而後肯縻熟嘗窾會巧中咄嗟四應恢有餘地
也如臣起家章句一行作吏止知簿書已耳生長之地旣非
邊方宦遊所到未親行陣卽近聞警入援倉皇誓師所至帖
然惟持一點忠義爲之激發感動猶是書生伎倆而索臣以
六韜三畧之妙動天潛地之奇槩乎其未有也臣嘗謂材局
本自天分各有能有不能人不可以自強而國家亦不可以

之強人用違所長古爲大戒以臣踽踽之蹤經經之節以受
任一方澡躬端範嘔心求瘼或可稍自黽勉然而拘攣太過
足槩生平其非司馬之料也明矣我皇上勵精圖治式序在
位固將因能授任卽事課功軍國大計更所慎重今在廷在
籍濟濟多材豈乏頗牧其人足當此選奈何以素不知兵之
人而漫以真事嘗也且臣此一來灑血赴義以入衛也國難
未平而驟遷一宮如此心何臣抑有以自審矣才品不在人
先俸次又居人後聞命若驚義罔敢受此所以中懷踟躕不
得不披瀝於聖明之前也伏祈聖慈俯鑒悃誠收回成命別
簡才賢以佐中樞庶微臣無負乘之羞兵本有得人之效亦
皇上所以爲軍國計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三年三
月二十五日具奏奉聖旨佐樞需才范景文已膺簡命著卽
速到任不准辭該部知道

革大戶行召募疏

題爲革除民生第一苦累以期久安長治事臣當奉命撫豫
之初日思所以撫之之方而求一當也唯是與民休息爲第

一義顧今天下民生瘁矣或困於水旱此患在天者也或厲於盜賊此患在人者也尚可隨時補救隨地鋪弭不至大苦獨官患苦之而莫可解免則莫如差役臣請得而悉數之如錢糧之收有收戶解有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固曰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庸則壤作貢理或然也而所僉實非真大戶何也大戶之錢能通神力能使鬼不難倖免而兔脫雉羅大半中人之產氣脉幾何役一着肩家便立傾一家傾而一家繼一家繼而

一家又傾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卽彼所謂能通神能使鬼以免一時者亦漸日駸月削免與不免同歸於盡此不水旱而荒不盜賊而僭者也豈不痛哉往時建議者心隱之變爲條鞭法以闔境之力役均於闔境之丁糧此其苦宜少蘇矣而試觀民間有不經年累月奔命於公家者爲誰有不賣妻鬻子罄貲於津陪者爲誰是條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戶之輩者未革也總之役在民則官便役在官則民便此不兩利者也便在民則民欲革便在官則官不欲革此不兩立者也夫

官民之不相勝也久矣有司官卽不無念及民瘼者無如胥徒之中爲格何蓋僉派一行則手得高下口得低昂日市其重於民間而民奔走以奉之嗟嗟民間天子藏富之地而反爲彼外帑以致官日富而民日貧在官之人日富而民日貧民貧矣國安得富私費多而公賦誦此必至之數也臣剡心蒿目議下有司實行條鞭之法一切差役俱歸之官錢糧官顧人收爲議廩餼官差人解爲議盤費倉漕爲之議脚價官委人買驛遞爲之議芻豆官募人養供應以市值平買不立官價名色凡夫傾銷添搭幫陪之費徹底蠲除百年患苦一旦灑然不亦快乎是非移民之害於官也官任之而害自減耳官自經手官自留心金錢無所容其穴窟倉箱無所容其耗蠹郵驛支應無所容其冒破在民免於害而官亦并受其利所不利者獨胥徒耳置官以爲民豈爲胥徒哉有如日與胥徒比而陽奉陰違名去實存者斷以白簡隨其後從此百姓自辦正稅而外足不至官府目不見青衣日惟含哺鼓腹以嬉遊於化日是亦一時華胥也卽粹有水旱盜賊亦有以

待之豈足爲厲哉。曷臣司理東昌，曾行此法，歲所省以數萬計。東人至今思之，臣不揣欲以已効之法試之兩河，以起沉痾。將欲使兩河亦如二東也。而今量移矣，人去法更久，將復斃所關於民生休戚者最大。故特披瀝於聖明之前，其中條款頭緒繁多，不敢一一瀆覽，而略陳其大端如此。臣謹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吳甦具疏以聞，伏乞天語申飭，繫著爲令，敢有變法虐民者，官吏議處，叅究不少貸。將休養既久，物力漸充，久安長治，端必繇之矣。崇禎三年四月初十日具題。

奉聖旨體恤民隱，是撫按第一急務。這奏內革僉派行召募飭吏治安民最得要領，便著定爲例，勿輕變更。該部知道。

直陳除害安民諸款疏

題爲直陳除害之事，伏祈天語申飭，以安民生。事：臣聞巡撫之任，曰保釐。釐之所以保之也。臣承乏撫豫，兢求所不負簡書者，因思中州係天下腹心，動關四方安危，而四方之安危亦莫不與中州相關。地稱重焉。臣日延問長吏士紳以及鄉之長老，大約不越興利除害四字，而舍除害無興利法。有官

害民者有民自害者除官所以害民者而民利矣除民之自相害者而民之良者利矣不關心未見其爲害一下手彌覺其難除臣一月有餘頗得要領已下所司徧檄行矣而卽恩愬入衛以來臣若在事惟卽事課效原始要終無須饒舌而今量移矣不敢不一言以聞當宁漢臣曰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苟不能行何貴於言苟欲行之何可無言特條列其大端以瀆聖鑒伏祈一巾飭焉

計開

一加耗夫錢糧之苦加耗此風幾徧海內矣而中州以多特聞夫豈盡然亦良吏之所務自也大抵納糧之多者加耗猶少而納糧之少者加耗獨多以爲官自染指耶剝百姓之脂膏潤一已之囊橐何以爲民父母以爲經收侵漁耶壞一已之名簡肥各役之身家何以爲民上自己得之謂之貪各役得之而不覺紫綳之昧而其害與貪等加耗之害臣所痛華者一

一苛罰未罪之有贖也其古金采之遺乎然笞杖折贖律著

明條而不論事之大小一槩罰穀彼固曰入倉備賑也乃動輒折銀則入橐矣少有七八石多有十數者甚至犯笞而踰城垣之罰此可爲訓耶贖固因罪罰則何名苛罰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一私派夫錢糧徵收自有款項未有敢私派者而申州徃徃獨有或舊額之偶詘焉則派之民間以益之或公費之難省焉則派之民間以充之蠹茲小民身不入市井且不識功令片符朝下敲朴隨之嗟嗟一緡一銖孰非脂膏遑餉疊加徵求無藝惟正之供尚不能完民窮財盡豈可蘊崇之又行次耶私派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一健訟夫民間諸苦皆官擾民而民自擾者則健訟之輩有其事而訟之飾小爲大爲因風之吹者常也無其事而訟之漫天說謊爲無影之吠者變矣有一事而此狀未銷彼狀又下前官已結後官又告者不株而連因節生枝又變矣自官之情已破借他人以求伸近地之局已完冒異籍以掩累經年經月彼此關提官府已受其玩弄善良能當其魚肉乎健

范文忠公初集
訟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一假盜夫民苦於盜嚴緝之而盜自盡則緝盜所以安民也而又有因緝盜反爲民害者則捕役之假盜行詐爲禍烈也以賊爲奇貨名曰作眼以賊爲實跡名曰認窩自白役入妾攀之家非青趺無脫身之路此與綠林強寇異事而同患者也假盜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一窩訪夫人之所以畏官者以其權能賞罰人生死人也而有以細民竊官司之權而生殺之賞罰之誰不畏之如虎曰窩訪彼其人憑城負嶠內外勾通虛據事件不妨李戴張冠巧立款單每至甲移乙室今受害者撫心自慄莫知從來非但平庶遭其網羅而官司并墮其雲霧此夫爲盜而不操觚矛攻而不用弦刃者也窩訪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崇禎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題奉聖旨范景文條奏吏治有裨安民這各款着與飭行該部知道

備陳中州地方情形疏

題爲微臣得代謹述地方情形以祈聖鑒事臣嘗考豫居九

州之中閩域函夏其於四方如車之有轂戶之有樞所謂腹
心也譬人腹心一得其理咽喉臂指俱可提掇通靈而此處
受病肢體隨之矣故四方有事豫常居中以應之而中原有
事四方力所不能爲其勢然也然則保合國家元氣者當自
中州始向來中州號稱無事自臣入境而後知非無事也河
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飢民已不聊生
矣而兩河間皆苦盜綠林嘯聚日不絕聞民窮而盜易起盜
起而飢民附之將禍至之無日也而更有邪教一種憫然以

姦雄自命其口譚非仙非佛其期待爲帝爲王其受用好色
貪財其結果成佛作祖原蓄不軌之謀故創不經之說初不
過一二黠者王盟號召究也遠近奔走蟻附蜂合煽動勾連
不疾而速如北直之澶滑南直之淮徐山東之曹濮實繁有
徒中州則其蔓衍穴窟之藪先年固始之變已見於前事矣
臣未見其形先察其影日與按臣鯁鯁憂之嚴督郡邑飭悉
有加將瘳此腹心之疾而有不能頃刻釋者深見此輩其志
大其機深其黨衆伏戎在莽乘隙颺興當此邊圉告警之日

正屬奸宄竊發之會果未幾鄆陵以王進孝等告內鄉以余
學文等告五營賊徒且近儀封界上其先發者耳而旋皆殲
滅何以得此哉則按臣具姓在事有以伐其謀而褫其魄也
當臣提師入衛戎伍空虛人心搖動駐會城召兵補伍魚
麗鶴列組練色生復渡河揚兵溢上簡鄉勇行保甲賑飢荒
臣卽飛機如雨終是鞭長不及按臣時進有司面授方略故
祥符則擒時堯相祀縣則擒魏景吾鹿邑則擒張明山而雕
陳道叅政劉餘祐歸德府知府董嗣謙准官萬元吉則擒李

慎吾李小泉張自友等皆兇魁巨惡逆謀巨測耽耽睥睨坐
以觀天下之變者也據諸奸口供尅期約會先取汴城以爲
根本聽之令人心寒向非謀先未雨功預徒薪則二室三川
之間并受荼毒尚得有寧宇耶故事兵馬錢糧皆撫臣爲政
而按臣第持惠文法稽覈之今臣責任并於按臣而牲忠勤
任事勞怨不辭十分才力又足以副之故能再造兩河以幸
旦夕之安而未可謂無事也懲前毖後可一日少重臣料理
哉伏祈聖明俯鑒按臣前勞仍勅新撫臣回鎮共圖消弭地

方幸甚崇禎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具題奉聖旨據奏中外民
飢盜起邪教煽動吳桂才能賑荒弭變知道了新撫郝士膏
侯侯恂赴昌交代去該部知道

後學 劉永譽 全校

邵玉鉉

甥孫王作肅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二 終

